

少年肝胆欲橫行，長鑕
如龙夜自鳴。曼行魚力
歌晚轉
人間萬事
無余，心
拋泪血
舉世



四海流雲

拉拉 著
劍網3項目組



四海流云·壹

拉拉，剑网3项目组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本小说改编自《剑侠情缘网络版叁》网络游戏。

版权归西山居所有，未经西山居授权，任何人不得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对本产品进行修改、制作、销售、复制、伪造等或任何其他类似行为。西山居保留所有对任何侵权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海流云·壹 / 拉拉, 剑网3项目组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5.12

ISBN 978-7-5133-1942-3

I. ①四… II. ①拉… ②剑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4247号

四海流云·壹

拉拉, 剑网3项目组著

策划编辑: 陈 曦

责任编辑: 陶凌寅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阿 鬼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16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2月第一版 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942-3

定 价: 36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西山居副总裁、《剑侠情缘网络版叁》制作人 郭炜炜

我一直觉得出版《剑网3》官方小说是一件奢求的事情，这几乎已经是多年的执念了。

今梦想成真，幸甚幸甚。

在开始做《剑网3》的时候，我便踏上了一段寻“侠”的漫长路，也没有想到这一路走来就是十二载。

最早进入游戏行业时就发现网络游戏剧情并不简单，因为在网游中根本没有主角这个概念！以前喜欢的武侠小说也好，电视剧也好，单机游戏也好，都是以具体故事形式展现给观众，让读者与主角感同身受，全部情感也都寄托在主角身上，通过曲折的故事线和情感交错让人对整个江湖联想翩翩。但主角叙事的方式却无法带入到网游世界里，因为在这个武侠世界中，玩家成千上万，没有谁是真正的主角，没有绝对的你错我对，甚至没有

小说中那么分明的善恶。也许“侠”是种很微小的体验，对于网络游戏中的每个玩家而言，“侠”都是不同的。在网游里的武侠是去体验设计好的故事呢？还是和别的玩家一起去创造自己的故事呢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两种方式哪种更迷人，我也相信各有各的独特与精彩。

但很多时候，网络游戏更加注重的是玩家间的交互，这导致大家都忽略了游戏本身如何让玩家去了解这个武侠世界的“扮演规则”！在初期创造《剑网3》这个江湖的时候，我们创造了很多不同的势力（这些势力有的变成了门派），也是因为这些势力让游戏世界的武侠元素逐渐丰富起来。创建这些江湖势力时，最有趣的部分就是挖掘这些势力和对应人物的信仰。可以说就是由这些势力和人物的信仰组成了《剑网3》江湖基础的骨络经脉。

在过去几年中，我在面试新人设计师时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：“你觉得超人和我们中国武侠中的大侠有什么不同？”其实这个问题问的是对东西方“英雄”文化差异的解读，没有正确答案。但作为华人，我们能清楚地分辨出这个是武侠，而那个是超人，无论在影视还是小说还是游戏作品中，因为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点滴，被深藏在我们心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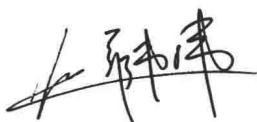
天策的金戈铁马，铁骨铮铮；
少林的古案青灯，舍身入世；
丐帮的幕天席地，逍遥坦荡；
长歌的剑胆琴心，相知莫问；

.....

这十二年来寻侠的路上并不孤单。和大家一起创造了《剑网3》江湖和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与故事，我深信这完全得益于中华海纳百川的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历史，这些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

我希望通过《剑网3》系列人物传记小说的出版，能对这个江湖中的部分角色诠释一二，也希望能有更多极具才华的玩家参与其中，一起构建这个几乎永无止境的武侠世界！

武侠是个永恒广阔的话题，任何一部作品都难以偏盖全去探其本质。但我希望玩家也好，读者也罢，都能在《剑网3》的世界中找到一处属于自己的武侠——因为这江湖早已流淌在我们血脉之中！



楔子

就在去年，也就是大唐中宗神龙二年，原是风调雨顺、天下承平的一年。

距离天下之母则天天后去世，不过刚刚一年多。这天下历经十九年的翻覆，终于又姓了唐，李家天子坐金殿，天下想望风采，哄然称治，以为太平可期。

然而如今登基的天子李显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平庸昏聩之帝。自前年被重臣们拥立，重登帝阶，他对则天后依旧畏惧，甚至不敢去见母亲临终的最后一面。待得则天后驾崩当日，他便下令将则天后改名则天，剥夺了曾经为帝的母亲生前的一切名号。看上去要彻底消灭武氏在朝中的影响——转过背来，不过三、五日，却又阻止中兴众臣要杀尽武氏家族的请求，进而与皇后韦氏一起，重新与武三思欢好胜初、同榻相戏，丑声闻于中外，执掌天下十余年的武氏转眼间便卷土重来，中兴六王却被他

下诏流放，一个个凄楚无比地死在流放地。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更是日日催逼，要当本朝的“天后”和“太平公主”。

皇帝亲手将母亲打倒了，却和表亲鬼混；拥立大臣不要了，却和当初欺压自己的人和好如初；刚打倒一个女皇帝，自己的老婆却赶着要当“新天后”……刚刚因为恢复唐号而兴奋不已的天下人心，顿时又如坠冰窟。

则天天后御极天下垂三十年，李氏皇族、宗族中有名望及才干者被屠戮一净，其余都远远地流放岭南，州县官们希承旨意，一个个因为虐待流徒而升官，流徒境遇凄惨无比，活下来的十不存一。当今天子自己也曾被流放房州十年，甚至一度听见“圣旨”二字就要上吊自杀，对皇族们的遭遇自是感同身受，继位后立刻便下诏恢复这些皇子皇孙的爵禄，召还旧封，甚至还动了将皇族全部召回京师的想，只是即位之初，这位皇帝受惊不小，身体时好时坏，这事儿便耽搁了下来。今年五月，天子御体略有康复，便下诏在七月七日七夕之日，召见天下皇族，共庆盛京长安。

这本来是当今天子体恤宗族之不幸，欲安抚宗族的善心之举，但天子无戏言，一句话下来，就变成了不可违逆的诏旨，中书省随即下达传诏令，天下的皇族必须在六月底之前齐会盛京长安。中书省催迫各州、郡，州郡便只得去催逼那些迟迟不肯动身的皇族，前往长安的道路上一时间车马辚辚，尽皆显贵。

这些忙忙赶路的皇族们似乎忘了，二、三十年前，他们也如此这般地奔走在长安通向各地的驰道上。当日人头乱滚、家族覆亡之状，凄惶惨绝，难以言述，一晃二十年过去，今日则欢欣雀跃地再走上这条路，却不知等待他们的究竟是何命运？

第一章

六月三十日，辛未。益纳吉、上梁，忌出行。杀生日，诸事不顺。

一朝兴盛一朝衰，正是红尽冬雪来。

诗人的这句辞，原是笑那隋朝父子两代由极盛而灭，诗中的“红尽”一句，说的却是长安东头的枫华谷。只因此地漫山遍野，枫树繁茂，夏竭而秋至，枫叶尽赤，红得醉人眼目，待得枫叶凋零之时，便是秋尽冬来，繁盛之世，统统掩埋在皑皑白雪之下。

不过此时正是夏至刚过，满山满谷的枫树绿影婆娑，凉意袭人。穿过枫华谷的长安东道上，见不到一个人影。本来，从长安出发，这一百二十多里长的官道上，就只有枫华谷这三十多里山

路有森林遮蔽，前后的道路都烈日炙烤。要在这个时节赶路，要么凌晨，要么等到太阳落山之后，这条大道上方能看到些行旅的影子。

官道穿过枫华谷正中的山谷，在一座两、三丈高的缓土堆边拐了个弯儿，分做三路——向西的一路，直通向盛京长安，向东南的一路，通往神都洛阳，向东北的一路，则通往华山。

因为是几条路相交的地方，正是人间聚散之所在，小土堆上便建有一座小小的驿站，这家驿站只是一个打尖的场所，并不住人，规模也不甚大，不过一屋一院而已。休息打尖的客人可在回廊中休息、用餐，马匹通通拴在坡下，大车、行李便可堆积在回廊围成的院中。

时当正午，万籁俱寂，在最不会有人来的时刻，偏偏却有人来了。

未时初刻，林子里的知了正叫得有气无力的时候，从东面驿道上，慢慢地来了二人一骑。

当先一名身量高挑的男子，头戴平天冠，身穿素色长袍，背着一只不大的包袱，徒步而行，牵着一头健壮的大青驴。青驴上坐着一位年纪尚幼的少年，也穿着素色袍子，头上无冠，却也不是总角小童的打扮，而是长安显贵家族幼子常见的分脊包头法式，头发用一根金发圈挽成一束，固定在脑后，显得比普通小孩成熟稳重得多。

这二人穿着十分朴素，但若隔得近了细看，便能瞧出那男子身穿的素袍乃是黑线勾边，银披内衬，背后的阴阳鱼图案更是用厚厚的蜀绒绣成。这是御赐的道袍，当时天下只有少数几座御

赐道观的修行者被允许穿着此袍。那小孩儿身穿的袍子与男子相仿，没有阴阳鱼图，当是寄名修行，或者是长安哪个富户之子——仔细瞧，他所穿袍子的袍角、领口、袖口，用一种在太阳下几乎瞧不出颜色的淡黄色线，绣着不断头的云龙纹。

这恐怕就不是普通富户敢用的图案了。那匹大青驴毛色油亮，四蹄修长，也不是一般的凡品。

那二人不知已走了多久，饶是枫华谷中阴凉，也抵不住大夏天正午赶路。人就不说了，连那大青驴都已汗得一路淋漓，小孩也没啥精神，歪头搭脑地骑在驴背上，似乎随时都会睡去。忽然，那小孩坐直了身子，伸手一指道：“师兄，有间驿站！”

那青年停下脚步看了看，道：“嗯，这里应该就是二十里铺了。想来穿过前面那座林子，就看得长安城的城头了。”

那小孩擦擦脑门上的汗，道：“师兄，还早呢。穿过前面的树林，还有两道山冈，到最外头的山冈上，才看得见长安城呢……师兄，我好渴，我们去驿站喝点水再走，成不成？”

那青年稍一犹豫，看了眼小孩和驴子，便道：“好吧。且歇上一歇，喝点水再上路。”

那小孩兴奋得两眼放光，却不敢大声地喊出来，只低声道：“是！好！师兄！”

那青年摇头而笑，牵着青驴来到土堆前。正要走上那条青石板铺就的小路，却见驿站大门“咯吱”一声开了，一名身穿青衣的仆役出来，匆匆跑下小路，拦在二人跟前躬身，道：“哟，二位仙长，您二位赶路啊？”

“我们要歇歇脚，”那青年牵着驴往上走，也不客气，“再找

个人给驴子洗刷洗刷，我们喝了茶就上路。”

那仆役往后让了一步，却还是站在青石板上拦着去路，赔笑道：“哟，好教二位仙长得知，顺着这路下去六里地，姚家铺子，百年的老字号打尖铺子，茶水、饭食都是现成的。”

那青年一怔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那仆役再往后退一步，牢牢地拦在面前，脸上的笑容亦是牢不可破：“二位仙长留步。咱们这小店，今天实在不能接待，还望二位恕罪则个！”

那青年见小二拦得如此强硬，不由得气冲入顶，皱眉道：“怎么，贵店没开张？”

“说句打嘴的话，小店确实开张了，”那小二被青年冷冷地扫了一眼，顿时爆出一背的冷汗，强笑道，“但今日小店确实已经客满，堂上堂下都没有多的座儿。二位仙长仙风道骨，百年道行，咱小店总不能拿牛棚马圈给二位仙长休息吧？那得造多大的孽！”边说着还连连哈腰赔罪。

青年回头看看无精打采的小孩，倒被这小二一句“百年修行”逗笑了：“听听你这杀才的话。百年修行怎么敢，你真当我们是神仙吗？”

“不敢不敢！”

“但你既叫了仙长，我少不得教你个乖，”那青年冷哼道，“我等乃是钦造纯阳宫中弟子，先帝、当今下诏，天下官民不可怠慢，便是大明宫也进得。你这驿站有几分颜色，就敢阻我等进店？”

那小二连连打躬作揖，头都几乎要叩到地下，连声道：“哟，

哟！二位爷……啊不，仙长！二位仙长打远远的一露头，小的就瞧见了。这长安道上，除了纯阳宫的爷爷，哪里还有如此体面的仙长呢？小的哪敢怎么没眼色！要真敢惹了道爷，不劳道爷发恼，小的家主就把小的倒吊着打死了！”

那青年见话都说到这份上，这小二居然还敢挺着腰子不让过，倒真有些奇怪了。

华山山麓的纯阳宫虽然建造不久，但因为是先则天天后下令钦造，其创建者吕洞宾、先祖钟离权百余年来与数代先帝都有交往，是当之无愧的数代皇家帝师，待纯阳宫成立，吕洞宾得则天天后赐奉“先天神通元师”之号后，已是傲视天下的道教领袖，无论皇家、江湖，几乎无人敢无视纯阳宫的赫赫威名。

这家驿站既然敢在华山通往长安必经的枫华谷中开张迎客，绝不会没有眼色到这地步，此中必有极为特殊的原因。那青年心中怒气渐去，倒提起了小心，道：“那……却是如何？”

小二自知纯阳宫中一只耗子都比他金贵，这青年气势更绝非普通弟子，苦笑着哽了半天，才道：“二……二位仙长请见谅，本来这……这是打死也不能说的，不过二位仙长既是皇家尊客……也不是外人……那小的斗胆……”

“讲来！”

“回二位仙长，今日……”小二压低声音道，“今日乃当今太子殿下回鸾之期。本店已经被包下，作为太子爷的歇脚之处，神策军早有令，自文武百官以下，无关人等一律……一律不得容留。”

那青年顿时又怒气冲天，大声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等……”

“师兄！”那青年回头看了眼小孩，小孩已在驴背上坐直了身子，脸上尽是掩饰不住的惊惶之色，“师兄……咱们走吧！”

“重茂？”

“师兄，咱们走吧。”那小孩哀求道。

那青年讶道：“重茂，是太子。太子来了，难道不见你……”

“师兄！”那小孩打断他，扫了那小二一眼，扭转缰绳，将青驴拉着转向大道。那青年赶上几步，却似乎对这小孩的执拗性子十分忌惮，不敢拉转青驴，只得跟着他去了。

那小二见状，哪里还等发话，忙一溜烟跑回门内，“咣”的一声将大门合上。

从小坡上退下来，穿过那条两丈宽的黄土大道，往西走了不过一箭之地，便是一片竹林，竹林下面潺潺声响，却是一条穿越枫华谷的小溪。那小孩听见水声，忍不住拿起挂在青驴背上的皮水囊晃了晃。

那青年抢上一步，从他手中接过皮囊，道：“别走了。你在这里等等。就算人受得了，驴也要歇歇喝水了。”

那小孩热得满脸通红，道：“嗯，是，师兄。”

那青年叹了口气，拿了皮囊下到竹林深处，待重新回来，小孩已下了青驴，在一块四周竹林环抱的小空地中坐了下来。

那青年将水囊递给小孩，用另一只皮囊喂着青驴。听得身后小孩喝水喝得咕咚咕咚的，他忙道：“重茂，慢点喝！你体气不足，又晒了太阳，小心喝急了凉水伤胃。”

那小孩忙放下皮囊，喘了两口气道：“是，师兄！”

那青年喂过青驴，抬眼望天。此时已过未时末刻，正是一天

中日头最毒的时刻，无论如何也不便继续赶路，便将青驴拴到旁边竹下，过来那小孩身旁，盘膝坐下。

那名称做“重茂”的小孩一直在偷偷打量青年的脸色，见他脸色平静，并无怒色。重茂最知道这位师兄的脾气，极是易怒易冲动，且一肚子的打抱不平、无视权贵，眼下脸色平静，只不过是强忍着不发——被人赶出驿站，师兄想来并无甚纠结，但师兄最疼年纪幼小的自己，看着自己热天暴日头的被赶出来，师兄只怕一怒之下将驿站烧了也是有可能的。重茂想到此，便凑到那青年身旁，低声道：“云流师兄，您别生气了，我没事，一点儿也不热。嗯，说不定进到那驿站里，还要热上片刻，现在这里多好，又有水，凉风悠悠的又不热。咱们坐一会儿便走了，可好？”

那青年闭嘴不语，过了一会儿才叹道：“唉……师兄送你回来，一路上无车又无马，害你只能骑驴。你本来元气就虚，这么大热的天……”

重茂抓住他的手，摇了摇道：“没事，师兄，真的没事。这么热的天，坐在车里闷都闷死了。我个头小，又骑不得马，这驴刚刚好呀。倒是师兄，陪我走了整整两日。”

那青年破颜一笑，道：“那又如何？我这会子正在修炼冲阴阳，到了第二层，正好师父说这一层功法要诀，力从根起，走冲阳、伏兔、气冲，从足阳明经入关元气海。这么走上几百里，胜过我在宫里打多久的坐呢，岂不正好？”

重茂点点头，颇有些感慨道：“师兄武功日益精进，宫里其他的师兄们拍马也追不上，只因他们谁也不肯大热天的出来，在

长安道上来回走上两遭。师兄，只是你这番修炼，恐怕不太像咱们本门内功修炼的法门吧？”

那青年朗声笑道：“是吗？你有进益啊，连这也瞧得出来。不过既然你都瞧出来我的功力日益精进，难道不知道正是因为我修炼法子的不同？你放心，我这法子虽和师父教的有所不同，却并未出本门武学的范畴。你须知，本门武学乃是太师父钟离仙师和师父二人，从浩瀚的道藏经书中发掘梳理出的内功本源法门，其博大精深，难以言述，可以说道藏有多深刻，咱们本门武功就有多浩淼。师父平时教给咱们的修行法子，只不过是其中之万一，待你内功上到一定层次，领会自有不同，到时候便自然而然地循着道藏的指引，去寻找更好、更快的法子了。那与我此刻，又有何不同？”

重茂听得心神荡漾，两眼放光地看了青年好一会儿，忽然间头顶一阵风过，竹林索索摇摆，他的一脸兴奋之情又黯淡了下来。

他垂下头，低声道：“可惜，这次父皇征召我们众兄弟还朝，只怕……一时半会间再也来不了纯阳宫了。”

青年脸色顿时一暗。这下子，竹林里彻彻底底地安静了下来。

这少年并非凡人。他姓李，在天下数以千计李姓家族中，他的家族毫无疑问是排名第一。在他的家族中，亦有数以千计的李姓同族，然而他的名“重茂”，可以让他在这第一家族中排到第一列中——在这一列中的人名，一双健全的手便能扳着指头数

下来：

天子，李显；相王，李旦；太平公主，李令月；太子，李重俊；温王，李重茂。

是了，在李氏皇族中，他年纪虽小，却不折不扣地排在仅次于太子的位次上，因为他就是太子李重俊唯一的亲弟弟，六个月前刚刚受封为温王的李重茂。

重茂虽是当今天子最小的儿子，却和太子李重俊一般，并非韦后亲生，乃是庶出，因此并不得皇帝、皇后的喜爱，因为和太子并非一母，连太子也不怎么看得起这个小弟弟。加之他从小命运多舛，百病缠身，是以年仅十岁上，便被送往纯阳宫中作为俗家记名弟子修行。彼时皇族中女性出家修行乃为常态，通常外戚入佛寺，宗亲入道观，权倾一时的太平公主、安乐公主等都曾入道观寄名，宗族中男子入道观的倒是甚为稀罕，由此亦可知李重茂在皇帝、皇后心中地位如何。

上个月初，皇帝征召天下族人进京，诏书如羽，分驰四方。华山地近长安，可是纯阳宫中的李重茂直到三天前才得到诏书。诏书来得出奇的晚，从小便谨小慎微的重茂可不敢耽搁。韦后正找不到理由收拾他们这些庶出的儿子们，若是误了日期，重茂身为皇次子，一样在劫难逃——三十年来李氏皇族被诛戮殆尽，血淋淋的情景尤在目前，朝中官员素来党附皇后、武氏，谁把这些真正的天潢贵胄放在眼里？

因此接到诏书的第二日一早，重茂便向吕洞宾辞行。吕洞宾深知眼下李氏、武氏、韦氏围绕皇位之争愈演愈烈，便命纯阳宫大弟子谢云流亲自送重茂下山回宫。